

当代红歌星

解玺璋
白宙伟

编



白宙伟 解玺璋 编

当代红歌星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21750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傅小北

封面设计：张晓光

当代红歌星

白宙伟 解玺璋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8.75印张 2插图 178千字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定价3.75元

ISBN 7-5006-1031-9/I·259

内 容 提 要

著名歌星的名字早已为世人知晓，歌迷们都有自己喜爱的红歌星。新闻式的简短报道已不能满足歌迷们对歌星深入全面的了解。为此，本书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以相当的篇幅，对当代歌坛上形成独特演唱风格的通俗歌手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

本书的作者大都是首都各报刊的文艺记者，他们通过对歌星们长期的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通过文学的笔法，真实生动地记叙了歌星们为实现理想的奋斗过程，包括个人的简历，求学的过程，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演唱技巧，以及能给人有益启迪且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断。形成一本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具佳的读物。

目 次

拐弯儿的地方有个圆圆的月亮

——写给喜欢听韦唯唱歌的朋友们

冬 晴(1)

毛阿敏的酸甜苦辣

北冥 沉石(21)

话说刘欢

唐冉冉(48)

爱阳光和蓝天的姑娘

——记东方歌舞团青年歌手张强

杜 萌 韩长青(71)

洒向人间都是歌

——记青年歌手胡月

苏丽萍(89)

苏红的路

彭 俐(105)

自信,陪伴在他左右

——记歌星红豆

杨 滨(133)

唱给流泪的真诚

——那英的故事

满 岩(152)

李娜其歌其人

文 勇 冬 云(169)

腾格尔：歌坛的雄鹰

周 游 (179)

难得人间这番情

——记青年歌手蔡国庆

张曙光 邹凤学 (200)

中国歌坛的未知数——张伟进

赵小源 (213)

初出茅庐的解晓东

柳 鸣 (244)

成名和自选歌曲

(255)

拐弯儿的地方有个圆圆的月亮 ——写给喜欢听韦唯唱歌的朋友们

冬 晴

用心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在遍布全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音像制品销售商店或销售专柜上,你很难找到一处没有经销“韦唯演唱专辑盒带”(或韦唯参加演唱的音乐盒带,俗称:拼盘)的地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只要韦唯一出现在公共场合,无论她穿戴得华贵些还是朴素些,甚至无论她是否会戴上一副大大的“太阳镜”,这位歌星都立刻会被人们认出——或是在她身旁身后指指点点,或是被狂热歌迷们团团围住,请她留下珍贵的签名;在可以容纳万余人的国内最大的礼堂——人民大会堂的超大型舞台上,她面对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听众一展风采与歌喉;在塞北、江南那许许多多无名小镇上不足千人的小剧场里,甚至在广西、云南边防线的“猫耳洞”中,她也同样用歌声献出过一份爱心、一份轻盈和一份对艺术的真诚。

太多太多的鲜花、太多太多的掌声、太多太多的盛会,簇拥着她那令太多太多的人羡慕的明星生活。然而,当有一天我问她,最令她留恋的是何时,她竟眼中闪着泪光说:“我留恋童年!”

“童年?”我默然了。

A

“妈妈，您看那天上圆圆的、亮亮的是什么？”

“我的乖孩子，那是月亮呀。”

“月亮不是弯弯的吗？”

“月亮有时是弯弯的、有时就是圆圆的呀。你看那圆圆的月亮像什么？”

“像一个盘子！”

“对了！还像什么？”

“还像……一盏灯！”

“又对了！还像什么呢？”

“还像……知道了，妈妈您说还像什么？”

“像不像一张温和、慈祥，向着你微笑的脸呢？”

“太像了！太像了！那是妈妈的脸！”

“傻孩子，妈妈的脸不是在这儿吗。”

“妈妈的脸在这儿也在那儿。”……

那天晚上，那个偎依在妈妈怀里的天真的小姑娘做了一个甜甜的梦：她抱着那个圆圆的月亮，亲呀、亲呀，没个够。以至多少年以后，每当她看到圆圆的月亮，就会想起她和妈妈的那段对话和这甜甜的梦——那是她心中珍藏的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个梦。这位小姑娘就是今天的韦唯。自然，那个月亮就是她的妈妈。

韦唯的母亲名叫韦秀群。年轻的时候唱得一口好“桂剧”唱腔。韦秀群上高中时曾小有名气，很多熟悉的人都认为她日后一定会成为桂剧演员。可韦秀群毕业后，经人介绍，她远

离家乡，纵穿中国，从炎热的广西，来到寒冷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落了脚。几年后，韦秀群与抗美援朝归国的转业军人张玉结了婚。婚后生有二女一男，长女张新霞、儿子张蒙柳、小女张菊霞。这小女是在菊花盛开的秋天降生的，那是1963年9月28日。这张菊霞日后便是今天之韦唯。

“我这小女儿生下来就瘦小，可她出世时的哭声却比她的哥哥、姐姐都大。”韦秀群这样评说自己的小女。菊霞天生一副嘹亮的嗓子，命该日后当大歌星。

菊霞牙牙学语时，正赶上8亿人民学唱8个样板戏的时代。对于样板戏唱腔，当时的男女老少大多能唱上几段，连幼儿园里的娃娃们也不例外。

一次，菊霞所在的呼和浩特市铁路局子弟幼儿园演出京剧《沙家浜》，不巧那天饰演沙奶奶的小孩子没到，把辅导老师急得团团转。谁知，一旁的菊霞上前“毛遂自荐”：“老师，我演沙奶奶，行吗？”

“你能行？”老师又惊又喜。

菊霞用力地点了点头。

她上台了，很沉着。唱腔、做派，都那么有板有眼。老师高兴地赞许道：“菊霞呀菊霞，你可真能一鸣惊人啊！”

菊霞的爸爸尽管不善歌舞，可为人开朗。一家五口日子虽不宽裕，却还是率先第一批买了一台“凯歌”收音机，给家庭的其他4位成员专用。菊霞的母亲原本就是位颇有艺术细胞的能人，加之童心未泯，自然成了孩子们学艺的鼓动者和启蒙老师了。菊霞的姐姐和哥哥都喜欢乐器，前者打得一手好扬琴；后者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菊霞自然是跟妈妈学唱歌、唱戏了。难怪菊霞的唱戏本领能一鸣惊人呢。提起唱歌，当

时与菊霞同在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会忘记她唱的那首《忆苦歌》。那阵子，常有机会唱这支歌。每每到了受忆苦思甜教育，吃“忆苦饭”（糠窝头）时，大家都愿意听菊霞唱这支歌，她常是唱得眼泪汪汪的。

菊霞虽是生在10年动乱期间，可她家庭中“小环境”的艺术熏陶，却早早地积淀在她知识的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该算是个幸运儿。

1974年，菊霞一家在母亲的“策动”下，举家南迁，搬回了老家广西柳州，搬回了山青水秀，风和日丽的歌仙刘三姐的故乡。

广西这地方堪称“歌舞之乡”。在全国各地10多个最著名的大型民族民间歌会活动中，广西地区就占了至少一半。而其中壮族的“歌墟”（又称“赶街”），又有着“歌中之歌”的美称。每到春节、中秋节之际，壮族同胞居住区，就会有成百上千人自动聚集，形成一个个“墟场”，在那里欢歌。这里的光临者人人皆为歌手。人们所唱的歌，有“知识性问答”的“盘歌”也有青年男女交谊的“情歌”。它们的曲调全部是壮族山歌，可谓：旋律优美、韵味纤浓、风格独特且民风淳朴，而歌词又是随编随唱的，颇见其机敏与智慧，歌技与素养。人们或独唱、或对唱、或齐唱、或合唱，这里常常是高手云集、歌声不断，歌唱到了尽兴处，情也到了热烈时。人们常常自带干粮，一唱就是一天，堪称中国民间古老的“马拉松卡拉OK擂台赛”。

菊霞不愧为壮家的后代。搬回广西后，她时常为那“歌墟”上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声所吸引。每每到“赶街”时，她总要跑到“墟场”去听、去看。

那是一个中秋节的下午，菊霞放学便跑到“墟场”去听大

人们唱歌了，直到月儿高照。

当她余兴未消地回到家时，急了一晚的妈妈生气地打了她，“谁让你不说一声就到处乱跑！”

“我没有乱跑，我是去‘墟场’听叔叔、阿姨唱歌了。”菊霞委屈地哭诉着。

“去‘墟场’了？”妈妈蓦地停下了手。

“是呀，妈妈你去看看吧，天上的月亮好圆好圆呀，叔叔、阿姨们唱的歌可好听了。”

“……”妈妈似乎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她哽咽了，把女儿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作为插班生，菊霞进入柳州铁路局第五小学学习。柳州铁路局一向重视职工文娱活动，各子弟学校的业余文娱活动也是搞得有声有色。“五小”的业余宣传队在社会上更是颇有影响。很快，校方发现了菊霞哥哥的乐器演奏才能，吸收他进了宣传队。一向不甘落后的菊霞眼看人家要了哥哥可没理睬她，便找到负责教师，理直气壮地说道：“为什么不要我？我在原来的学校里也是宣传队的，还是‘主力’呢。”

望着这冲劲十足的新学生，老师并未生气。“好吧，那就请表演一下给我们看看。”老师乐呵呵地说。

不是吹牛，菊霞连唱带跳，把老师们看得心花怒放。于是，她终于也参加了宣传队。在那里，她是年纪最小的队员，可她的多才多艺，使许多“重头戏”都得靠她。

菊霞进宣传队排演的第一个节目，是一出小戏，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打击卖糖老头》。内容是说，一个老头在卖糖时向小学生散布“读书无用”的谬论，企图让孩子们从小走邪路，后来学生们齐心协力，一同给那老头开了一个现场批判

会……

说来有趣，菊霞的哥哥被选中扮演那个坏老头，而菊霞则扮演与坏人斗争的红小兵。演出当然是获得了好评。

后来，菊霞还在京剧《杜鹃山》中扮演柯湘，唱《家住安源》那一大段唱腔时，她真可谓“一气呵成”，而且是一双泪眼，演戏还真演出了情感，把好多大人都听感动了。

虽然演出挺忙，可菊霞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不错。同学们推选她为全校红小兵团大队长，那时，她可是“千军之将”呢。

1976年，菊霞升入中学，来到柳州铁路一中学习。到了中学后，她几乎没有“休息”就又进了校宣传队，因为她的“业绩”早已从小学转到了中学。宣传队之外，她还当了红卫兵大队干部。最“红”的时候，她曾身兼七职，全校对她无人不知。

中学可不比小学了，学校里有些男学生与社会上的一些人勾结起来，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他们甚至连老师或校领导也不怕。然而，这些人却怵她几分。菊霞当然不是跟他们打架。可他们“服”她是为什么？一来她学习是尖子；二来她多才多艺有本事；三来她人缘好，对人诚恳。

菊霞中学时代的得意之作，是她为悼念周总理而编排的一个由12人表演的集体舞蹈。这个节目在全铁路局各校汇演中，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B

菊霞14岁以后，为自己做了两个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选择，她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应该为自己作出什么选择的能力了。

她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为自己改个名字。尽管张菊霞这个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名字，早已被呼和浩特和柳州的许多老师、同学所熟知，但她认为这名字太一般。她琢磨着：爸爸姓张，姐姐、哥哥的姓名已经归属爸爸了，我要改姓妈妈的姓。叫韦菊霞？不行，这名太土气。要改就改一个新颖、别致，唯有自己……啊，有了，就叫韦唯。“这名字太棒了！”韦唯十分得意自己的第一个选择。

她的第二个选择是在她初中就要毕业时作出的。那时，柳州市歌舞团来校招学员，韦唯参加了考试——应该说这是违背家庭意愿的。报考那天，她唱了一首家乡的山歌。歌喉一亮，四座皆惊。“这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好的次女中音音色！”考官们纷纷在“韦唯”二字的旁边，划上一个“√”标记。以后，韦唯又连续参加了三次复试，最后终于还是一路绿灯，她被录取了。

说老实话，韦唯的爹妈尽管一向鼓励女儿在学校参加歌咏活动或其它文艺演出，可女儿要以演唱为业，这就事出突然了。韦唯的爹妈一直认为，既然女儿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拔尖的，她应该日后考大学，毕业后当“工程师”、“数学家”或“文学家”什么的。直到很多年以后，韦唯的爹妈仍然为女儿没当成那些“家”而感到遗憾；而韦唯呢，更是被自己的这一选择缠绕得紧紧的，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踟躇、坎坷、隐忍、拼搏伴随着她的“悲喜交加的苦乐年华”。这自然又是后话。

韦唯考入柳州市歌舞团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作为学员，她必须每早6时前起床练功、练声，勤奋练习。一年以后，她被分配到合唱队，当上一名正式的歌唱演员。

在合唱队里，韦唯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可数她的声音最“老”（接近于女低音）。本来合唱队演出的机会就少，好不容易有个演唱的机会，韦唯这“次女中音”还轮不上几句唱，可把韦唯“憋”得不行，“这歌儿唱得可真是不过瘾。”那阵子在学校唱惯了“主角”戏的韦唯脑子里总这么想。

一年以后的1979年，中国铁路文工团到柳州演出，住在铁路招待所。正巧韦唯的妈妈在这家招待所当会计。一天，他们拉起了家常，韦唯的妈妈对一位文工团的声乐老师说：“我有个女儿在柳州市歌舞团唱歌，您能为她指导指导吗？”

“行呀，叫她来我们听听。”

那天韦唯下班后，被叫到招待所，在众老师面前，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台湾岛》，唱得蛮入情、入味儿的，听得老师们的脑子里立刻产生了一个“动意”，于是，韦唯便被破例“挖”到了中国铁路文工团，来到了她久慕的北京。当时，韦唯还不知这是否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但她知道：“到了首都，唱歌的机会就会更多些。”

韦唯在中国铁路文工团最初的艺术生活，依然是作合唱队员。无论是到各地巡回演出，还是下各铁路局为工作在祖国交通大动脉第一线的广大职工慰问演出，她都唱得十分尽力。

没有演出的时候，她便抓紧时间师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岭冰老师学习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岭冰老师对韦唯勤学、认真的态度和进步的速度，都一向满意，他们之间的“善教”与“苦练”，也一直是他们默契的象征。这期间，韦唯的生活及她的心态始终是平静而自然的。

然而，没过多久，这“平静”与“自然”便被一次偶然的机会

给改变了。

那是在韦唯来到铁路文工团一年后的一次巡回演出中，韦唯在一曲大合唱中担任领唱。虽然那段曲子不过30几小节，可对她这年轻演员来说，仍是机会难得，使她没有想到的是，那次在她的领唱结束后，场内竟有观众递条子：“要求担任领唱的那位小演员表演独唱。”

舞台监督“惊”不过台下逐浪而高的掌声相约，只好为韦唯插入一个独唱节目。结果，那天韦唯一口气唱了5首歌下不了场。从此，在中国铁路文工团独唱演员的花名册上，就多了韦唯这个名字。

1980年春节，韦唯首次在北京万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演唱。在这个场所为人们演唱，对任何一位歌手来说，都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大考验。因为所有名歌手，无一例外，都要经过这种考验。那次尚不知名的韦唯演唱了《康定情歌》、《只要你脸上常带笑》、《英俊少年》、《白蓝鸽》等歌曲，演出获得了成功。1.8万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使她知道，首都听众接受了她这个新歌手，她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因为这次的成功非同一般，多少本来有才华的歌手，就因未能在这1.8万人面前获得认可，而一蹶不振呀！那天，韦唯几乎彻夜未眠，她从呼和浩特想到广西柳州，从她妈妈的那张慈祥的笑脸想到了那颗圆圆的月亮……

C

一颗明星，在她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同时是对自己可能陨落的否定。然而，要使自身不致陨落，就需要

成倍的上升力。

就在韦唯因初获成功而激动的浪花还未平静的时候,有人便开始担心韦唯少年得志,会不会产生“骄娇二气”,所以不让她参加过多的演出,谓之:“这是对一个青年歌手的爱护。”

最初她还挺心安理得于这种被爱护带来的沉默,可一段时间以后,她便因寂寞而感到压抑、愤闷了。前思后想,或许自己不该在这个地方。于是她跑到东方歌舞团,希望得到当时身为团长的王昆这位前辈的指点与帮助,名家一言值千金,王昆团长使韦唯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韦唯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上台唱歌,在哪儿干还不是一样。可她没想到,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仍然需要在寂寞中度过。

这时,韦唯真的再也无法忍受了。她一方面自己争取机会,于1985年连续录制了两盘个人演唱专辑盒带,还参加了“神州十二星”的竞争,并入选。另一方面下决心要“跳槽”。

说来也巧得很,这时恰好刚刚成立的中国轻音乐团正在四处招兵买马。韦唯前去一试便被录取了。

1986年,当韦唯在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出现的时候,她再也不是那个唱着《英俊少年》在台上跳来跳去的小姑娘了。她选择了《让我再看你一眼》这支深情凄婉的歌曲演唱。那届比赛她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二等奖。评论界认为:“她的演唱有一种悲切、凝重甚至苍凉的感觉,颇有特色。似乎能使人从失落中得到沉思与亢奋。就如同影坛上有悲剧明星一样,韦唯是歌坛上的一颗悲歌明星。”

生活的沧桑,的确使韦唯身上少了许多孩子般的顽皮,多了些许所求未遇的忧郁。在她的歌声中,人们更感觉到了一些成熟……

如果说，事业的大洋是一片渤海，这时的韦唯的生活的湖泊还是宁静的，可是不知从何时起，这宁静的湖面泛起了涟漪。

她唱歌，他也唱歌，同行异性不会成为冤家。可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是很谈得来，并没有其它可以特殊解释的感情。突然有一天，他们因为各自不同的演出任务要做短暂的分离，他对她来了个措手不及：“我要是想你怎么办？”这东北小伙子说话太直率，让你找不到托辞，无法避开。

她没有回答，低着头往前走，可又忍不住频频回首。他的目光热情而执著地跟着她，用手指指自己，又指指她，一遍遍无声地向她倾诉着：我——爱——你！

再美妙的事情，当人们身在其中时，也总不免难以玩味出全部价值。当他们分手以后，尽管彼此都知道是短暂的，可她仍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感觉是她以往所不曾体验过的。她，或许还有他，在一种重逢的渴望中熬到了重逢。这次，他们再也不能分开了。这种两个人的感情世界曾在一段时间里给予过她安慰和温馨。

1987年初，韦唯作为中国首次由“官方”选派的流行歌手，参加了在欧洲举行的音乐节——波兰第24届索波特国际音乐节。按照惯例，这类音乐节均属“国际流行歌曲演唱大赛”性质，故有世界各国强手参加。流行音乐在中国还太年轻；作为代表中国参加比赛的歌手，韦唯也太年轻，能否在比赛中有优秀的表现，并且获得好的成绩，关系到中国流行音乐能否走向世界的自信心。最后，韦唯以歌曲《让我再看你一眼》、《心中的星》而获得“特别奖”和那次音乐节上仅设的一座“MISS杯”（“电视淑女杯”），实现了中国流行歌手在欧洲流行音乐比赛